

走过

心约女孩·散文

心



xinyue nǚhái · sānwén

情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谢倩霓 著

PDG

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心情
这些心情需要你去独自面对,然后慢慢走
过.....



樊发稼

我非常喜欢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这套“心约女孩·散文”丛书。我相信丛书里的三本作品集——张洁的《月光之舞》、谢倩霓的《走过心情》和陆梅的《寂寞芬芳》——一定会获得广大中学生、青少年读者的喜爱，深深打动他们的心。

在我看来，三位青年女作家在各自的书前所写的“关于我，关于这本书”的独白，是把握和理解她们的作品的一把很好的钥匙，请允许我摘抄如下：

……我特别喜欢像雪那样单纯的色彩。

但我又偏爱被染色印上很多花的布。我童年时代曾在乡村生活过，深爱乡野的一切，总觉得那漫山遍野的美景都印在家



织布上面。布能让我闻到泥土的气息，它总让我生出“回家”的感觉，尽管童年的村庄并没有我的家，但我真切地思念我小时候到过的那些村与镇……

我总是做梦，走在路上都会浑然于梦中。和我一块儿长大的朋友告诉我：她们也这样。还有些正在读初中、高中的女孩对我说：她们也这样。同为“女生”，大家竟有着如此相似！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写作初衷：我想写出“我们”的故事。书中的“我”，有的是我自己，有的是我的好友，还有的是正在学校就读的女孩子——拥有过和拥有青春年少，彼此并不遥远，女孩，我和你用心相约。

——张 洁

爸爸妈妈……他们本身淳厚的秉性，以及他们不经意间自自然然流露的对子女的那份爱心和呵护，早已在女孩的心里犁出一片温情一片沃土，令她在领会真善美的同时，对即便是再糟糕的生活也仍怀有一份暖暖的企盼和感激。

这个女孩就是本书中的



“我”。

我一直相信不管年代如何，环境如何，只要同为女孩子，在她们心的深处的某些角落，总会有着丝丝缕缕的相通之处。那么，读这本书，你是不是也能触摸到这样的一份女孩子独有的感觉呢？

——谢倩霓

……许多个白天黑夜的点滴时间，我沉在了对往事的回忆里。

往事非如烟。海子、蓝、雯，这些我读书时代曾经同窗的好友一个个离尘而去。记忆成了与他们相会的一种形式。岁月易逝，生命的瞬间却因着心底悠远的怀念凝成永恒。一个未曾历经大风大浪的单纯女孩从此多了层层叠叠的忧伤和细细密密的心事。她开始拿起笔，在本子上抒泻心底的愁与乐，这样的本子积了厚厚的六大本。第一篇诗及散文发表的时候，女孩尝到了在字里行间与心灵踱步的圣洁、美丽和欣悦。这里，记下的，正是一个叫“梅”的女孩关于青春深深浅浅的脚印。真的很想知道：当



这样一颗诚挚之心呈在你眼前的时候，是否，一份久违了的感动在你心头缠绕？

——陆 梅

既是散文丛书，收在本丛书里三位女作者的集子当然都是散文作品。

文学教科书对“散文”的理论表述大体是：散文是最灵活、最自由、最没有约束的一种文学体裁。它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夹叙夹议，可以刻画人物，可以描绘风景……凡是社会生活中一切有意义的事物，都可以通过散文的形式及时地表现出来。散文一般不要求有完整的情节和突出的人物形象，它往往通过对某些生活片断的描述，表达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揭示这些事物的社会意义。

即使用文学教科书这样的“定义”去严格衡量，我以为“心约女孩·散文”丛书中张洁、谢倩霓、陆梅三位青年女作家的作品，也算得上是地道的散文。仔细阅读她们的作品，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们写人叙事的角度、感情呈现的方式以及



在语言表达和艺术风格上，都是不尽相同、各有特色的，然而却一样打动我的心。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也曾年轻过，而她们充满青春律动的心声心语，一下唤起了我十分遥远的缤纷的少年之忆？这当然是一个原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她们作品自身的品质，而这种“品质”是足以令一切善良的人——包括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和职业的人——产生心灵共振从而深深地感动的。这就是年轻女作者们的看似随意率性的叙述和抒写，都具有浓浓的、厚厚的、沉沉的感情的内涵和分量。她们过去真诚地生活过，现在真诚地生活着，又以同样的真诚投入到散文创作中；她们写女孩男孩，实际上是写自身和自身的亲历，或者是写她们的同龄伙伴及其亲历。她们多半是将叙事、抒情、议论有机地融于一体。她们写的是青春的意绪和追思，青春美丽而又朦胧的梦，青春情感波浪宁静而又闪光的涌动，青春稚真、纯净而又优雅的心灵踱步。她们的笔触有着女性作家特有的那种细腻、轻爽、



柔和、清新。她们的众多散文作品都因着情的真和浓，具有某些怡人感人的诗的特质。而且，她们的作品在审美的层次上也是颇值得称赏的，不仅写孩子们的企盼、仰慕、憧憬、向往、相互之间的真挚牵挂和关爱，写得很美，而且即使写他们的忧伤、愁苦、悔恨、自责，也写得贴切自然，写得很美。我个人从这三位上海青年女作家的散文作品中，还或依稀或明显地感悟到“海派”文化的某种意蕴。

最近我对“追求儿童文学的永恒”这样一个话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套“心约女孩·散文”丛书，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印证。即使是一些十分年轻的作家，实际上已经果断地摒弃了一些陈旧的观念，自觉地按照文学的真正的性质特征——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去感受生活、理解生活，从事极具创造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有可能不是一时感动人而是永远感动人，具有久长的生命力。这无疑是文学也是儿童文学成熟的表现。



曹文轩教授在其新著长篇小说《草房子》的“代跋”中说：“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从前；这一切‘基本’是造物主对人的最底部的结构的预设，因而是永恒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变化，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具体情状和具体方式的改变而已。由此推论下来，孩子——这些未长大成人的人，首先一点依旧：他们是能够被感动的。其次：能感动他们的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死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我想，人（包括成人和儿童）的属性范畴的一些基本东西确是不会变化的，作家着力发掘、表现这些“基本东西”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必定是永远感动人因而必定是能够具有不衰的生命力的，不论是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也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散文，道理都是一样的。

话扯远了，赶紧收住。

最后，衷心祝贺我的三位上海



“老乡”——张洁、谢倩霓、陆梅——
三位有才华的青年女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的可喜成就，并恳切希望这套“心约女孩·散文”丛书在上述三位作家的作品之后，能够继续不断地推出新的佳作。

1998.5.18 于北京



目 录

·
心
约
女
孩
·
散
文
·

总 序

樊发稼

走过心情	1
逝者如斯	27
逃离诱惑	50
无花之湖	70
女孩心语	89
星星点灯	109
往事非烟	136
昨日重来	161

谢倩霓印象:让笑声挟着岁月奔流

张 弘



走过心情

在一些特别的时候，会有一些特别的心情。这些心情需要你去独自面对，然后慢慢走过。

—

我做过一个梦，就在高二学期刚刚开学的第一天晚上。

这是一个没有任何情节的梦，只有一幅简单的画面，就像是一位心情不好的画师胡乱涂出的一张草图：一面陡坡，很陡很陡，陡坡下面站着小小的我。我背着书包，准备上学去，我要翻过这个陡坡才能到达学校。在一片寂静无声中，我开始爬坡。坡是由一种奇怪地发着白光的细沙堆积而成的，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一棵树，一根草，也没有一块石头，我的脚一踏上去，细沙就纷纷地往下滑落。我



就这样一遍一遍徒劳无功地往上爬，每次爬到一半就会随沙重新滑落到坡底。远远地，学校上课的铃声传过来了，我一下子哭起来，我左右四顾着大叫：谁来帮帮我呀，请帮帮我，我赶不上上课了呀！

我就这样醒了过来。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伸出手去。感觉到手里抓着的是自己扔在床头的一件衣服而不再是可怕的发着白光的细沙粒，我才睁开了早已被泪水打湿的双眼。

初秋的天气总是好得要命，天空像是被拖把拖过，林阴道上照例有小鸟欢欢喜喜的叫声传来。我停下脚步，仰起脸寻找小鸟躲藏的地方。刚刚驻足树梢的太阳光射到眼睛里，我感到眼泪又要夺眶而出。

噢，不是说好了不要再想那个梦的嘛！

第一节就是物理课。我拿出新发的厚厚的物理书，吸一口气，看着班主任一脸精神地踏上讲台。

我以前只知道语文老师可以当班主任，我从来不知道物理老师或其他别的老师也可以当班主任。一年前，刚刚跨进高中门，当得知自己的新班主任竟然是教物理的，我惊诧地睁大



了双眼，随后我的心有点往下沉。在所有的功课中，物理是我最不喜欢、也是学得最不好的。但季峰却最喜欢物理。“力学、热学、电学，这是一些多么神奇的东西啊！”季峰喜欢在我做不出物理题，像老太太一样抱怨时这样夸张地抒发他的感情。我最恨他这种风流才子的模样，它让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抑感。

现在，季峰已经如愿以偿，考入了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物理系。而我，正坐在他曾经坐过的教室里，勤勤勉勉地走他已经走过的路。

班主任在黑板上讲解一个新的公式。真是不知道物理为什么总会有这么多的公式呢，它们冷漠而呆板，只能死记硬背，而从来不会有感情的沟通。我拿起笔，在书上相应的位置重重地勾了一笔。千万别叹气啊，这可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选择。

大概是在我刚刚开始学说话的时候，妈妈就指着一个穿牛仔褲的、神气活现的小男孩，让我叫“季峰哥哥”。后来我才知道，妈妈与季峰妈妈是中学同学，两人好得要命。妈妈们好小孩子便也得好，于是我就一直乖乖地叫季



峰为“季峰哥哥”，直到我升入高中不久的一天黄昏。

“季峰！”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唤。我和季峰同时回头，身后站着一眉目如画的女孩子。夕阳下，季峰的脸有一丝微微的泛红。他对我说：“叶子，你先回去，这道题我下回再给你讲。现在我有事呢。”还没等我答应，他就跑向了女孩子。

我站在原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朝教室的方向并排移去。

很快我就知道，女孩子名叫钱虹，是他们高三（1）班的文娱委员。她是一个学习成绩不太好，但非常活泼伶俐、惹人喜爱的女孩子。

“季峰！”我叫。

季峰瞪着我，眼镜都惊得差点掉下来了：“你叫我吗？出了什么事？怎么叫我季峰？”

我说：“我喜欢叫季峰，不喜欢叫季峰哥哥。”

季峰看着我，摇摇头。

“嘿嘿，居然刚刚上课就有人开小差呢。”



我一惊，班主任严厉的眼光盯在我脸上，她的眼睛里正流露着那种令我痛恨的神色。

二

这种神色在高一学年快要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我曾一再地见到，每见一次就让我心痛一次，同时也让我的决心一次比一次更坚定。

我不知道你见没见过那种神色，那种一下子想将你看死的神色。我害怕那种神色，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才刚刚十六岁，就有那么多的人想将我看死。最让我痛恨的是，季峰他只不过比我大了三岁，只不过被宠他的老师名不符实地吹捧为“理科尖子”，他居然就敢用那种神色看我！当我高高兴兴地第一个告诉他，我准备高二文理分班选择学理科时，他的脸上立刻就现出了那种神色，他毫不掩饰地叫起来：“你疯啦！学理科？你的理科成绩很糟的呀！你怎么会想到选学理科的？”

我软弱地分辨：“我只是物理成绩很糟，我会努力的。”

“努力？你以为努力能解决一切问题？有些时候是要讲究些天分的！”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那么，你以为钱虹有学理科的天分？”

季峰愣住了：“什么？钱虹？这跟钱虹有什么关系？噢，你怎么知道钱虹？”

我不愿意再理他，转身就走。

就是在上星期，季峰填高考志愿表时，选择了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物理系。紧接着我又听说，钱虹选择了同一座城市，只不过是一所大专院校，报的仍是物理系。

等到爸爸开始在耳边咆哮时，我发现我的决心已坚硬如铁。

可以想见，爸爸脸上的那种神色比季峰的更厉害，因为我是他的女儿，他比别人更多地拥有这种权力。“学理科？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别人都知道避难就易，你倒好！说说，你有什么理由？”

没有什么理由，没有什么理由，只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莫名其妙又都这样理直气壮，除了我自己，似乎每一个人都能把握我未来的命运！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我熄了灯，却没有睡，我一个人静静地站在窗前，看窗外的那棵

